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隋煬帝豔史 第四十回 弒寢宮煬帝死 燒迷樓繁華終

詞曰：天子至尊也，因何事，卻被小人欺？縱土木繁興，荒淫過度，虐民禍國，天意為之。故一旦宮庭兵變亂，寢殿血淋漓。似錦江山，如花宮女，回頭一想，都是傷悲。何如仁義主，恭與儉、為民節省膏脂。創立千秋事業、萬世洪基，痛欲窮奢侈，為歡不足，親躬道德，樂也無涯。試看黃唐虞夏，熙熙。——詞寄《風流子》

話分兩頭。且說約馬德勸等，一面遍勸煬帝出殿，即一面帶領甲兵，迎請宇文文化及入朝為政。此時天色才明，宇文文化及聞知消息，驚慌得抖衣而戰，半晌不能言語。裴虔通道：「將軍不必遲疑，大事已成，請速速入朝，以理國政。」宇文文化及見事已至此，料道推辭不得，只得內裡穿了暗甲，外面蟒袍玉帶，打扮得齊齊整整，就像漢平帝時的王莽，漢桓靈時的董卓、曹瞞，滿臉上都都是要篡位的模樣，同眾人竟入朝來。到了殿上，一班賊黨，都齊齊來參見。宇文文化及說道：「今日之事，須先聚集文武百官，令知改革大義，方可震定中外人心。」司馬德勸道：「將軍之議有理，可速發令，曉諭百官。」宇文文化及遂傳出令來道：「大小文武百官，限即刻俱赴朝堂議事，如有一人不至者，定按軍法斬首示眾。」眾文武聞知消息，嚇得魂魄俱無；欲要會齊討賊，一時又無兵將。觀禁兵重重圍住皇宮，料已有定謀，敵他不過；欲要逃走出城，又見各門俱有人把守不放；欲要閉門不出，又恐逆宇文文化及的將令，差人來捉，沒處躲避；欲要入朝順賊，又不知煬帝消息如何，恐事不成，難免誅戮。

大家你捱我、我捱你，你打聽我的舉止，我打聽你的行蹤。捱了好一會，早有幾個只顧眼前、不管身後、看勢使風的官員，竟穿了吉服，入朝來賀喜。一個走動，便是兩個，兩個來了，便是三個、四個，絡繹不絕。不消半個時辰，這些文武早來了十分之九。眾官到了朝中，只見宇文文化及滿臉殺氣，端端正正立在殿上。司馬德勸、裴虔通、趙行樞一班賊黨都是戎裝披掛、手執利刃，排列兩旁。各營軍士，都刀斧森森，分作三四層圍繞階下，好不怕人！眾官看了，一個個都嚇得戰戰兢兢，吐舌相視，誰敢輕發一語？宇文文化及說道：「主上荒淫酒色，重困萬民。兩京危亡不思恢復，又要徙都丹陽，再幸永嘉。此誠昏愚獨夫，不可以君天下。軍心有變，皆不願從，吾故倡大義以誅無道，舉行伊尹、霍光之事。汝等當協力相從，以保富貴。」

眾官俱面面相覷，不敢答應。只見眾官叢中，先閃出二人，各朝上打一恭說道：「主上無道虐民，神人共怒；將軍之舉，誠合天心人望，某等敢不聽命！」眾人一看，原來一人是禮部侍郎裴矩，一人就是內史舍人封德彝也。都暗暗驚訝道：「主上所為荒淫奢侈之事，一大半皆此二賊在中間引誘攬掇。今日見勢頭不好，就變轉臉來爭先獻媚，誠無恥之小人也！」都咨嗟歎息不已。正是：

十年諛諂寵何深？一旦危亡勢便侵。

閒弔世間誰最險，大行不似小人心。

宇文文化及見封德彝說得湊趣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汝等既知天意，便不愁不富貴矣。」正說汝了，只聽得宮後一派人聲喧嚷啼哭而來。將到面前，只見煬帝蓬頭跣足，被令狐行達與許多軍士推推擁擁，十分狼狽，不像模樣。

宇文文化及遠遠望見，甚覺焦急不安。恐怕到了面前，不好打發；又恐怕百官見了動念，遂忙忙揮手止住道：「何必持此物來？快快領去。」令狐行達便不敢上前，依舊將煬帝簇擁進寢宮中去。司馬德勸恐宇文文化及要留煬帝，忙上前說道：「勢不兩立，姑留不得。」宇文文化及道：「此等昏君，留之何益？可急急下手。」司馬德勸得了令，忙到寢宮來對煬帝說道：「許公有令，臣等不能復盡節矣！」遂拔出劍來，怒目相視。煬帝歎一口氣說道：「我得何罪？遂至於此！」賊黨馬文舉說道：「陛下安得無罪？陛下違棄宗廟，巡遊不息。外則窮兵黷武，內則縱欲逞淫。土木之工，四時不絕；車輪馬跡，天下幾遍。致使丁壯盡死鋒刃之下，幼弱皆填溝洫之中。四民喪業，盜賊蜂生。專任諛佞之臣，一味飾非拒諫。過惡歷歷不勝數，何謂無罪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好游佚，實負百姓，至於汝等，高位重祿，終年榮寵，從未相負，今日何相逼也！」馬文舉道：「眾心已變，非一人所能論恩仇也。」

煬帝正要再言，忽抬頭只見封德彝慌慌張張走進宮來。你道為何？原來宇文文化及知道封德彝乃煬帝心腹佞臣，今日頭一個又是他先趨附，心下疑他有詐。因心生一計，對他說道：「昏君過惡，猶不自知，汝可到後宮，細細數說一遍，使他死而無怨，便是汝之功也。」封德彝欲待推辭，見宇文文化及甲兵圍繞，倘然一怒，性命難保；欲要進宮數說煬帝，卻又難於見面，不好啟齒。心下暗想道：「寧可做面皮不著？性命要緊！」遂應道：「將軍之言是也，某願往。」隨即拿出小人心腸，竟大踏步往入後宮。正是：

廉恥人人皆有，奸臣何獨無之！

只要保全富貴，不妨抓碎面皮。

煬帝看見封德彝忙忙走來，自以為待他極厚，只道是好意前來解救，連忙叫道：「快來救我！快來救我！」封德彝到了面前，佯佯說道：「陛下窮奢極欲，不恤下民，故致軍心變亂，各懷異心。今事已至此，即死謝天下猶為不足，教臣如何可救？」煬帝見封德彝也說合這等話來，心下不勝忿恨，遂大叱道：「侍衛武人，不知君臣名分，敢於篡逆猶可；為何汝一士人，讀詩書、識禮義，也來助賊欺君！況朕待汝不薄，乃敢如此，誠禽獸之不如也！」封德彝被煬帝痛罵了這一頓，羞得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，只得默默而退。正是：

君王縱無道，臣子豈應求！

謾道一身富，難當滿面羞。

此時宮內的宮人內相，逃的逃、躲的躲，俱各尋生路，不知去向。煬帝跟前，唯幼子趙王楊果，乃呂妃所生，才一十二歲，跟定不離。見煬帝蓬頭跣足，倉惶無計，便扯住衣服，號淘痛哭，不能住聲。煬帝亦哭道：「汝父不德，今日不能保身，與汝童稚無乾。汝可速去！」趙王哪裡肯去，扯著煬帝，只是痛哭。裴虔通道：「左右是死，哭殺也不能生，何不早早動手！」遂走上前，扯過趙王照頭一劍，可憐金枝玉葉的一個王子，竟死在逆賊之手。正是：

上不能保身，下不能保子。

試問其故何，荒淫遂至此。

裴虔通殺了趙王，一腔熱血濺了煬帝一身，嚇得煬帝心膽俱碎，半晌做不得聲。裴虔通那管好歹，便乘勢兒提著劍，竟奔煬帝。煬帝見勢頭來得惡，慌忙大叫道：「休得動手！天子死自有法，汝豈不聞諸侯之血入地，天下大旱？諸侯尚且大旱，況朕巍巍天子乎？可將燭酒來。」馬文舉道：「燭酒不如鋒刃之速，何可得也。」煬帝大哭道：「朕為天子一場，乞全屍而死，勿使彰露。」令狐行達隨取白絹一匹進上，煬帝接絹大哭道：「昔日院妃慶兒，夢聯白龍繞頸，今其驗矣。」司馬德勸道：「陛下請速自裁，許公等久。」煬帝猶延捱不捨。令狐行達遂叫眾武士一齊動手，將煬帝擁了進去，用白絹生生縊死，時年三十九歲。後人讀史至此，有詩弔之曰：

隋家天子係情偏，只願風流不願仙。

遺臭謾留千萬世，繁華占盡十三年。

耽花嗜酒心頭病，#粉沾香骨裡緣。

卻恨亂臣貪富貴，宮庭血濺實堪憐。

又云：

千株楊柳拂隋堤，今古繁華誰與齊！

想到傷心何處是，雷塘煙樹夕陽低。

史臣斷曰：

煬帝爰在弱齡，早有令聞。南平吳、會，北卻匈奴。昆弟之中，獨著聲績。於是矯情飾貌，肆厥奸回。故得獻後鍾心，父皇革慮。大方肇亂，遂登儲位，踐峻極之崇基，承丕顯之休命也。地廣三代，威振八；軍于頓顙，越裳重驛。赤仄之泉，流溢於都內；紅腐之粟，委積於塞下。負其富強之資，思逞無厭之欲。狹殷周之制度，尚秦漢之規模。恃才矜己，傲狠明德；內懷險躁，外示凝簡。盛冠服以飾其奸，除諫官以掩其過。淫荒無度，法令滋章；教絕四維，刑參五虐；鋤誅骨肉，屠剿忠良。受賞者莫見其功，為戮者不知其罪。驕怒之兵屢動，土木之工不息。頻出朔方，三駕遼左。旌旗萬里，徵稅百端。猾吏侵漁，民不堪命。乃急令暴條以擾之，嚴刑峻法以臨之，甲兵威武以董之，自然海內騷然，無聊生矣。

司馬德勤等縊死煬帝，隨報之宇文化及。宇文化及道：「斬草不可留根。」遂令裴虔通等，勒兵殺戮宗戚。蜀王楊秀、齊王楊陳，以及各親王，無論少長皆被誅戮。唯秦王楊浩，素與宇文智及往來甚密，故智及一力救免，方得保全。宇文化及既殺了各王，隨自帶甲兵直入宮來，要誅戮后妃，以絕其根。不期剛走到正宮，只見一婦人，同了許多宮女，在那裡哀哀啼哭。宇文化及看見，忙厲聲喝道：「汝是何人，在此啼哭？」那婦人慌忙跪倒說道：「妾乃帝後蕭氏，望將軍饒命！」宇文化及因見蕭後花容月貌，大有姿色，心下十分眷愛，便不忍下手。因說道：「主上無道，虐害百姓，有功不賞，眾故殺之，與汝無乾。汝弗驚怖，我雖擅兵，亦不過除殘救民，實無異心。倘不見嫌，願共保富貴。」

此時蕭後已在九死一生之際，得宇文化及聲口留情，便涕泣說道：「主上無道，理宜受戮；妾之生死，全賴將軍。」宇文化及說道：「但放心，此事在我為之，料不失富貴也。」蕭後道：「將軍既然如此，何不立其後以彰大義？」宇文化及道：「臣亦欲如此。」遂傳各官道，奉皇后懿旨，立秦王楊浩為帝。自立為大丞相，總攝百揆。封其弟宇文智及與裴矩為佐僕射，封異母弟宇文士及右僕射，長子承基、次子承祉，俱令執掌兵權。其餘心腹之人，俱各重重封賞；又殺牛宰馬，大宴群臣。酒行數巡，因說道：「吾本無壓眾之心，汝等謬推為主。我自諒德薄，不足以當大位，故仍立新君。但一番更始，與舊不同。有功者必賞，有罪者必罰。國有常刑，軍有紀律，各宜遵守，勿得違犯。」眾臣齊聲應道：「丞相之命，誰敢不遵？」宇文化及大喜。又命進酒，大家盡歡方散。次日又傳出令來道：「主上無道之事，皆奸臣虞世基、裴蘊、來護兒等數十人所為。今日昏君既誅，奸人豈容在側！可收戮於市，以警後人。」司馬德勤與裴虔通等得了令，遂帶領甲兵，將數十個助桀為虐的奸臣，都一齊拿到市中同戮。虞世基之弟虞世南，聞知此事，慌忙跑到市中抱住世基，號淘痛哭，請以自身代死。左右報知宇文化及。宇文化及傳令道：「昏君之惡，皆此賊積成，豈可留之！且吾倡大義，只除奸佞，安可殃及好人？」竟不聽。可憐眾奸臣，獻諛獻媚，不知費了多少心力，方得高官厚祿，能享用得幾日，便一旦同被誅戮，身首異處，好不苦惱。正是：

奸人得志弄權時，只道天心再不移。

豈料一朝機局變，身膏斧鉞臭名遺。

宇文化及既殺了眾奸臣，又傳旨查在廷官僚，昨日有幾人不至。趙行樞等查了回復道：「大小官員俱至，唯僕射蘇威與給事郎許善心，二人不到。」宇文化及道：「二人素有重名，可恕其一次。再差人去召，如仍不前來，即當斬首示眾。」卻說蘇威因諫煬帝罷選美女與修築長城，被煬帝削職罷歸。後來雖又起官，終然有幾分侃直之名，當日聞煬帝被弒，竟閉戶不出。次日見有人來召，自思逆他不得，遂出往見。宇文化及大喜，遂加其官為光祿大夫。後人悲其直節不終，作詩傷之曰：

當時直諫言殊凜，今日如何屈膝行！

總是頭顱拚不得，前忠後佞負虛名。

且說許善心字務本，乃高陽新城人。九歲而孤，惟母范氏，慇懃鞠養成人。仕隋為禮部侍郎，因屢諫忤旨，遂降為給事郎。聞宇文化及之變，因閉門痛哭，不肯入朝。次日化及差人來召，許善心必不肯往。其姪許弘仁勸之說道：「天子已崩，宇文丞相總攝大政，此亦天道人事代終之常，何預叔事？乃固執如此，徒自苦也。」許善心說道：「食君之祿，當死君之難；雖不能死，焉能屈膝而拜逆賊乎？」早有人報知宇文化及，宇文化及大怒道：「許善心何人，乃敢倔強如此！」遂差軍士拿捉入朝。

眾人得令，遂蜂擁而去。不移時，即將許善心綁縛入朝來。宇文化及大怒道：「吾舉大義，誅殺無道，乃救民也，滿朝臣子，莫不聽從。汝何等之人，乃敢與吾相抗！」許善心道：「人各有志，何必問也！」宇文化及怒氣不息，虧眾臣齊勸道：「昔武王伐紂，不誅伯夷叔齊。今許善心雖違號令，然情有可原，望丞相恕之，令其謝罪改過。」宇文化及道：「既是眾臣相勸，且饒其死。」遂叫左右解去其縛。許善心走起來，抖一抖衣冠，也不拜謝，也不開言，竟輒轉身昂然走出朝去。宇文化及看了大怒道：「吾好意放他，焉敢如此不遜！」復叫拿回。眾人又上來勸。宇文化及道：「此人太負氣，今不殺之，後必為禍。」遂命其黨牽出斬之，時年六十一歲。後史官有詩贊其忠云：

砥柱狂瀾強硬少，嚴霜弱草萎靡多。

從來獨有忠臣骨，烈烈轟轟不可磨。

許善心被戮，其母范氏，年九十二歲，臨喪不哭。人問其故，范氏說道：「彼能死國難，吾有子矣，復何哭焉！」因不食數日而終。後人有詩弔之曰：

能死國家知有子，臨棺不哭意悠然。

隋家帝後多佳麗，試問何如范母賢！

宇文化及既誅了許善心，威權愈重。知眾皆畏懼，便十分恣意，竟將少帝楊浩另自遷居一宮，將兵圍守。凡有政事，俱自裁議定了，但令其書敕發詔而已。自家遂移入禁院，佔據六宮，日與蕭後及十六院夫人，恣行淫亂。月觀、迷樓時時遊幸。吳絳仙、袁寶兒一班美人，皆不時召御。其餘自奉，一如煬帝。在江都縱恣月餘，因從眾議，復返長安。遂逼勒少帝，並擁了六宮妃妾及傳國玉璽西回。一路侍衛，竟用煬帝的車輦儀仗，其餘宮人珍寶金銀絳帛，盡用騾馬車輛裝載。不足用的，就沿途搶奪。軍士的車甲行李，俱著其自負而行。在路上百般狂縱，毫不恤下。軍士疲勞，皆生怨心。

將至彭城，趙行樞對司馬德勤等說道：「當時隋主不仁，天下離亂，民不聊生。我等故求撥亂之主而立之，將欲轉禍為福，改辱為榮也。不期所推宇文化及乃暴戾之人，立之為主，今日苦虐尤甚，反致六宮抱恨。不久諸侯起兵誅叛，此賊必死。我等從人為賊，焉能得免？若不早圖出脫，後日死無葬身之地也。」司馬德勤道：「諸公勿憂，眾既懷怨，明早入朝，只消袖藏匕首刺之，有何難哉！」眾人計議定，不期事機不密，早有人報知宇文化及。宇文化及大怒，遂將計就計，埋伏武士於帳下。次日，趙行樞、司馬德勤、裴虔通、元禮、令狐行達、馬文舉一班賊黨俱袖藏利刀，將欲行刺。才入帳，宇文化及早大聲呼武士拿下，各人身邊都搜出利器，知是真情。遂大怒，俱令押赴市曹，將二十餘人，一齊斬首。正是：

君雖無道冠居首，豈是為臣所敢欺！

今日同時俱備戮，始知天意不差池。

宇文化及既殺了眾人，一發橫暴起來。行至魏縣，忽想道：「千日為臣，不如一日為君。」遂將藥酒鳩殺少帝，自即皇帝之位，國號許，改元至道元年，頒詔四方。不多時，早報入長安。唐王李淵聞知，大驚道：「逆賊弒君，不可不誅。」遂發檄文召集英雄，各路進兵。不旬月間，早有夏王竇建德、鄭主王世充、魏公李密，與煬帝舊臣楊義臣俱領兵殺進魏縣，要拿宇文化及報仇。宇文化及連戰不勝，遂退入聊城困守，被楊義臣會合竇建德之兵，日夜攻打。城破，遂生擒宇文化及。竇建德先迎蕭後，御正殿自以臣禮拜之，隨設煬帝、少帝二靈位，會集朝室舊臣，將宇文化及斬首剝心，瀝血以祭之。正是：

強梁橫暴終何用？狼戾奸貪亦是空。

謾道為君一日好，到頭難免血痕紅。

竇建德既誅了宇文化及，其餘賊黨盡被殺戮。又差一千餘騎兵，護送蕭後還江都，復立煬帝之孫楊政道為助國公，又追諡煬帝為煬。此時李淵已立代王楊侑為恭帝，改元義寧。王世充亦奉越王楊侗為帝，改元皇泰，皆不能興，不一年而隋室遂亡。後來李淵掃平天下，李世民提兵至江都，尋訪煬帝靈柩，仍用帝王之禮，葬於雷塘。見迷樓繁華奢侈，因說道：「此皆小民脂膏所為，何可令後世人見？」遂命舉火焚之，火經月不息。至此方知煬帝醉後悲歌道「他日迷樓更好景，宮中吐豔戀紅輝。」即此讖也。

不年餘，李世民成了帝業，躬行節儉，痛除煬帝之習，重立大唐三百年之天下，別有傳記，故不復贅。可惜隋文皇驅逐五胡，半生征戰，創成南北一統江山，被煬帝風流浪蕩了一十三年，遂冰消瓦解，身命俱不能保。後人過其離宮，感歎其事，作詩悲之，曰：

此地曾經翠輦過，浮雲蹤跡竟如何？

香消南國美人盡，怨入春風芳草多。

殘柳宮前空露葉，夕陽江上浩煙波。

行人遙起廣陵思，古渡月明聞棹歌。

又云：

隋堤風物已淒涼，堤下仍多舊戰場。

金鏃有苔人拾得，蘆衣無土鳥銜將。

愁聲暗促河聲息，野色遙連日色黃。